

那种美丽的流动

叶良骏

徐开垒先生大名,早从父辈口中听得烂熟,但我当年是个中学生,无缘见得。上高一时我曾向《文汇报》投稿,退稿信上有两行手写的字,内容早忘了,只记得被鼓励的暖意。签名只一个“徐”,始终不知是否“笔会”主编的他?

2011年春寒料峭的日子,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了锡满新著研讨会,徐老冒着风雨而来,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面容清癯,思维敏捷,全然看不出已是期颐之年。我犹豫再三,在会后走到他面前,还未等我开口,他说,一直看到你文章,别人说这名字是男的,我猜是女士,果然是。

没多久父亲要寄书给徐老,我自告奋勇上门去送。2011年3月6日,细雨霏霏的午后,我敲开了徐老的门,他说,原来依是老朋友呀!依要叫我伯伯!徐老捧着书翻来覆去地看,说,这篇,那篇,是发在当年《文汇报》副刊上的。他又翻我的《爱满天下》,饶有兴趣地读那篇《何必行色匆匆》,他说,人生实为行色匆匆,谁都如此。

徐老与巴金、冰心等老一辈作家都保持着真挚的情谊,用他的话说,有多少文章应该写,能够写啊,但他近年却无法提笔了。何为、梅寒先生眼中闪着莹莹的泪光。

喜欢写作的我,十分能体会他的心情。写文章有时是个痛苦的过程,斟字酌句不用,有时想写却词不达意,有时能写却不能尽言,说一字、一句逼死读书人,也不为过。对于徐老这样写了一辈子的大作家,思维清晰却无法成文,无疑如剥夺了生存权一样,残忍之极!

徐老在同去的孩子纪念册上写下了一段话:“知道你十岁开始发表文章,而且写日记,对我是一种很大的鼓舞!你比我更早迈出文学写作第一步!我要向你学习!我虽然已活到九十多,但我觉得还应该向现实世界进一步了解,我这样才能无愧于我的前辈和老师!”对一个10岁

一年前,岳母大人以95高龄安详去世,骨灰安葬在奉贤海湾园墓地。当时小女儿和女婿一定要为我们夫妻也买下墓地。我们俩极力反对:骨灰在大海里,既省钱又环保,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骨灰也撒在大海里,我们还要什么墓地?可是小女儿坚持要买,她说:“这样,在你们百年后我们可以经常带着孩子到这里来看你们。姐姐在美国,你们不可能葬到美国去的。”

我们实在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

日前与妻子一起去扫岳母的墓。墓地花木扶疏,景色宜人。我就趁妻子在等待纸钱燃尽的一片刻顺便去附近转一圈。刚走到二三步,就看到一对二十余岁小夫妻的墓碑,男的相当英俊,女的十分秀丽,是不久前共同丧生于车祸的。他俩父母镌刻在碑上的铭文字字泣血,读之令人心酸不已,使我顿感浮生若梦世事无常。

再往前走,赫然进入眼帘的竟然是著名影星白穆大哥(1919-2012)的新坟。去年我还在《夜光杯》上写了《怀念白穆》的文章纪念他(见2012-5-20晚报),想不到他如今竟成了我的“邻居”了。白大哥,您安息吧。若干年后我们会再见的,咱俩是一个“小区”的。

我不想走远,就往右转。真是太巧了,才走数步就见到了我的老友许丰助教授的坟。他长我数岁,生前是长海医院烧伤科主任。当年我在瑞金医院烧伤科时,经常跟他一起临

墓他。我在他墓前站了一会儿,低头表示默哀。正巧他的女儿在扫墓,就鞠躬向我致谢。

在回家时,我暗付我所处的“泉下小区”虽无《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对靓丽的老夫妻使这“小区”充满阳光。将来我可以向陈叙一厂长请教译事,跟许丰助教授探讨医技,听白穆大哥谈影坛趣事。不亦乐乎。

小女儿会带着两个外孙常来看我,大女儿也会每年带着洋女婿托尼来跟我聊天。托尼是个大馋虫,三年前他来上海时竟然会凭着一张地图独自到七宝镇小吃街去大快朵颐(见2012-7-29《夜光杯》)。故而他决定今后每年必来上海探望岳父母,同时打牙祭。

结论是:将来我的“泉下生活”必然其乐融融。

又是一个相遇相识相爱的故事。不过,这是一个通过电影讲述来吸引观众的爱情故事。当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放映结束,我和几位文友点赞是部好看的艺术片。

孤身一人的北京姑娘文佳佳来到美国西雅图,不,文佳佳已经有了身孕。她将在异国他乡某家月子中心待产。故事由此展开。

走出机场推着几只大皮箱等车来接,文佳佳火冒三丈,训斥迟到的司机 Frank。司机 Frank 连连道歉……一位任性的、牛气冲天的准妈妈,却人生地不熟;一名某月子中心的司机兼保姆,则显得深沉而落魄。影片开始,观众心目中,很难把这二人放在一起的。不过,观众料定了文佳佳与 Frank 之间有戏。

居住在家月子中心的三位待产



郑辛遥

智者快餐 觉悟者告诫:钱是真的纸,人是真的钱。

的孩子,他捧出一颗真诚的心。看着徐老亲切的面容,读着如此真实却难以辨认的文字,握着如今已无力的双手,我无法抑制感动的泪。我向徐老,我的开垒伯伯,深深地,深深地鞠躬去。

临走,徐老亲自开门,送出门口,不管我再三劝阻,送下三楼。我们走到一楼,他还俯在楼梯口看着,挥着手。捧着他的赠书,望着他的身影,耳畔响着他的叹息,感受着他的无奈和寂寞,我很想为他做些什么,但我能做什么呢?

还没等我理想好该做些什么,徐老悄然走了。人活着,总以为有些事可以等。日子一天天过去,总以为有些人可以明天去见,一转眼,徐老已走了一年!人生孤独,相依难得,但徐老留下的那种美丽的流动,会在人们的心田里永驻。犹如夜色越深沉,星光越明亮。

今晚打盹

陆德昌

点球何以没射正

(三字出行新闻)

昨日谜面:来宾鱼贯而入

(二字演艺名词)

谜底:客串(注:理解为“客人一连串的”)

《洪母骂晴》而言,何以选骂而不选骂?大概是因为骂灵有老旦一人,大段演唱,骂晴则以念白为主,且有多角共演;欲老旦独角献艺,则作如此选择。似乎忽略了它是讽刺警世而不是悲天悯人,是正剧而非悲剧。

剧中的大段高亢唱功,自然招人听闻,但删除了骂晴,哭唱就失去了前后映照的戏剧构思之美善。一技不离艺,艺不离戏,戏曲的这一谚语,不能忽视。

灯花

不公平,同情起 Frank。

那个始终未现身,却一直牵制着文佳佳生活的老钟,与其说是一位神秘的富翁,不如说象征着一部印钞机。“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除了老钟。起码他从没骗过我,他要娶我。”这是文佳佳从未过的畸形的爱情观。而当为老钟生下儿子,回国后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文佳佳,白天黑夜常常形单影只,空虚使她不断拨动手机,那深夜不归家的老钟嘴里,赤裸裸的金钱论,让文佳佳敏感到“这部印钞机”正向李佳佳或张佳佳送上一张张大钞。极度地缺乏安全感,使她决然出走,开网站营生,自食其力养育儿子。精神上摆脱了桎梏,融入社会,她显示了自身价值。与曾在西雅图共度一段日月的二位女友的

交流会,让文佳佳有了舒心的笑声。

Frank 说:“男人钱多钱少不重要,找一个知冷知暖的才好。”经过情爱挫折的文佳佳,是十分明了这句话的内涵的。于是,编导把她与 Frank 的重逢放在了文佳佳一直向往的, Frank 为之牵挂的纽约帝国大厦。

有文友觉得影片结尾,文佳佳和 Frank 在帝国大厦不期而遇,有点硬伤,尽管世上不乏“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奇遇,但故事转换似乎匆忙了些。我以为不妨把他俩的再次相遇,往浪漫处去散发思维:是缘分,促使两人思路融合;还是缘分,终让两人亲密牵手。文佳佳现在习惯了为工作奔波, Frank 在美国拿到了从医执照,对新生活共同充满着期望。至于是 Frank 为文佳佳洗尽了铅华,还是文佳佳帮 Frank 理净一脸落魄的胡子,我们各自去回味吧。

当看到王总在挂台那儿排队时我心头一热……

上海的朋友几次邀请,终于在一个假期,我和老公到了上海。住在老徐家。老徐是上海闵行区的一个企业家,家不被称为徐老、徐总或徐厂长,我挨他几次骂后选择了称他老徐,一喊喊了13年。

13年前我刚到大理州弥渡团县委工作不久,因为希望工程工作与上海闵行区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常联系,有时是协会领导和企业家们来拜访捐建的弥渡县牛街彝族乡闵思希望小学,有时是来看望老师和同学们,有时是了解到这边学校或同学有困难过来帮助解决。每次老徐都会来,因为他对这边情况比较熟,说话耿直,我有什么不清楚的常常问他;他心地很好,看到学校里的困难,只要协会一动员他都带头出钱出力;还选择了红莉等几个家庭困难的孩子救助;其他企业家也帮着学校解决很多困难,纷纷救助困难学生;在协会的帮助下学校的青年教师分批到上海接受了培训。小学校慢慢地漂亮起来了,教学质量也排到了全乡前茅。

那时王总的心愿是救助两个家庭贫困但成绩优秀的孩子,只要这孩子愿意读书,考到哪儿他就供到哪儿直至大学毕业。我陪着他去了其中一个面临把上学机会让给弟弟的女孩子的家。王总还没怎么走过那么难走的路,再看到孩子家里的窘境,当即决定了结对救助。

虽然工作变动,但上海这边的朋友过来,我们还是常常联络一下,老徐和妻子杜大姐到他们单租出资捐建的希望小学时正好路过大理。我们还见到了面。老徐明确要求我要履行诺言,所以有了这次上海之行。老徐来云南N次,极少去风景区,就是看学校、看学生、参加希望工程的活动。可我们到上海,他却精心为我们安排行程、指导游览,在上海逛了外滩、去了科技馆、博物馆,去苏州见到了于总,还见到了协会的领导和和其他一些来过云南的朋友……因为是老朋友嘛,我和老公也不见外,和老徐夫妇像一家人一样。老徐开车,杜大姐忙着给我们介绍。就两个字,开心。

因为我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医生。王总提前联系了一位医生。

上海深秋的早晨已有了些寒意,6点出发,一上车,杜大姐就给我们递过早点豆腐皮卷油条,还是热的!到医院时差不多7点,一眼看到帮我排队挂号的王总。接着是和在所有在医院看病一样的排队检查、排队交费、排队……不一样的是老徐和杜姐、王总帮忙拿着包、排队、问好下一步诊室的位置,跑上跑下。医生问他们是我什么人,我想也没想就说“是亲戚”……还好没什么大问题,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

只哭不骂也称《骂晴》?

斯言

京剧《洪母骂晴》是移自地方戏的不算太老的老戏,所演故事足以令人有回肠荡气之感。可是有的演出却没有骂,只有哭,剧目仍作《洪母骂晴》,演来竟成了《洪母哭晴》。

晴者,洪承畴也。明清易代之际,明朝辽东总督洪承畴兵败降清,明朝君臣所得消息乃是壮烈殉国,北京举行公祭,福建南安故家亦为之设灵堂,遂有洪母哭晴的场子;剧情转至洪承畴易服清装回家,于是洪母骂晴,全家不认其人。先哭后骂,哭是铺垫,骂是主旨,以哭衬骂更见力度。如今有只哭不骂的演出,犹挂《骂》名,名与实还相符吗?

较长的戏以选场示人,当然不乏先例,但就《洪母骂晴》而言,何以选骂而不选骂?大概是因为骂灵有老旦一人,大段演唱,骂晴则以念白为主,且有多角共演;欲老旦独角献艺,则作如此选择。似乎忽略了它是讽刺警世而不是悲天悯人,是正剧而非悲剧。

剧中的大段高亢唱功,自然招人听闻,但删除了骂晴,哭唱就失去了前后映照的戏剧构思之美善。一技不离艺,艺不离戏,戏曲的这一谚语,不能忽视。

不公平,同情起 Frank。

那个始终未现身,却一直牵制着文佳佳生活的老钟,与其说是一位神秘的富翁,不如说象征着一部印钞机。“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除了老钟。起码他从没骗过我,他要娶我。”这是文佳佳从未过的畸形的爱情观。而当为老钟生下儿子,回国后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文佳佳,白天黑夜常常形单影只,空虚使她不断拨动手机,那深夜不归家的老钟嘴里,赤裸裸的金钱论,让文佳佳敏感到“这部印钞机”正向李佳佳或张佳佳送上一张张大钞。极度地缺乏安全感,使她决然出走,开网站营生,自食其力养育儿子。精神上摆脱了桎梏,融入社会,她显示了自身价值。与曾在西雅图共度一段日月的二位女友的

交流会,让文佳佳有了舒心的笑声。

Frank 说:“男人钱多钱少不重要,找一个知冷知暖的才好。”经过情爱挫折的文佳佳,是十分明了这句话的内涵的。于是,编导把她与 Frank 的重逢放在了文佳佳一直向往的, Frank 为之牵挂的纽约帝国大厦。

有文友觉得影片结尾,文佳佳和 Frank 在帝国大厦不期而遇,有点硬伤,尽管世上不乏“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奇遇,但故事转换似乎匆忙了些。我以为不妨把他俩的再次相遇,往浪漫处去散发思维:是缘分,促使两人思路融合;还是缘分,终让两人亲密牵手。文佳佳现在习惯了为工作奔波, Frank 在美国拿到了从医执照,对新生活共同充满着期望。至于是 Frank 为文佳佳洗尽了铅华,还是文佳佳帮 Frank 理净一脸落魄的胡子,我们各自去回味吧。

大不一样了,不再是陌生的都市和美丽的风光,更多了一份亲切和感动。

吃午饭时我见到了王总当年救助的女孩小莲。天哪!当年稚嫩羞怯的小女孩现在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而且是闵行区某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听着她用普通话大大方方又不失优雅地给她说着这位伯父对她一家的帮助她如何在伯父的帮助下考上上海大学,毕业后当了那里社区的村官,如何考上镇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供弟弟上大学,男朋友是大学同学……我几次忍住要流出的泪水,当年也知道希望工程意义重大,工作中不敢有丝毫懈怠,但却从未想到会如此巨大地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一个家庭。这小莲是千万个希望工程受助生中的一个,像老徐、王总他们一样的好心人也有千千万万个,在刚开始这一善举时他们或许也未曾想过结果,可真心付出终

将收获感动!

我们不是是老徐家住的第一个云南人,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他们夫妇还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别人。我一直觉得老徐心里只有事业,当然包括爱心事业,可他干了一件让我感动的事——今年2月14日那天和杜姐去非洲过情人节了!

自从在北京工作买房后,我每个月定期给镇上的父母汇1000块生活费。父亲脾气倔强,这几年非让我选择邮局汇款单汇款,不准我直接汇到他卡上。我抱怨父亲不知道理解人,每次都要去邮局汇款都要排队耽误时间,通过网银直接汇到他卡上,可以省掉不少麻烦,可他就是不同意。

今年春节我回到家,为此和父亲吵了一架。晚上母亲把我叫到房间。说出父亲让我选择汇款单的“本意”:你爸这样就是为了证明你有孝心,每次邮递员来小区,都要在楼下大声吆喝;三楼的老潘,你儿子给你汇款了,你下来拿汇款单。整个小区的居民都可以听见;街坊邻居无不羡慕,都说我们有个孝顺的儿子。你爸爸脸上有光,如果你通过网络上汇款,谁知道啊。

原来父亲就是为了“炫耀”自己有个好儿子,他是通过汇款单“晒幸福”。

父亲晒幸福

潘登

夜光杯